

南

史

十

新刊
附錄
PDG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六

李

延壽

羊欣

羊玄保

子戎 希

沈演之

子勃

演之從子憲

兄孫顗

江夷

子湛

玄孫蒨

曾孫勳

五世孫紆

六世孫懋

江秉之

子謐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

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

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

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褰晝寢獻

之入縣見之書褰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

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爲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剡股肱方此爲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

世論猶在兄後即板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爲新安太守
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
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爲新安太守在郡十
三年樂其山水嘗爲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
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
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
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
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
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譽多欣
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索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弈碁品第三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成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迭州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

歷丹楊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
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
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
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爲吏部尚書
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
曰卿等便可去矣衆竝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
其以死奉朝劭爲解孝武即位爲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
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
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言卒謚曰定子子戎少
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

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變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碁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碁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磬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碁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弈碁之妙超古冠今魏

隼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
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兒子希字泰聞少有才
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
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爇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
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
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
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臧
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
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
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爇燼

養種竹木雜果爲林苑及陂湖江海魚梁鱸鯿場恒加功
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
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
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
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
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
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
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
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希舉察
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

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大門奉牋
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_免官泰始三年爲寧朔將軍
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
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
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
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
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
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爲燕將慕容恪所陷
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黥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

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
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
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沈氏家世爲將而演之
折節好學讀老子百徧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
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
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
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
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
以後軍長史范晔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
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

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
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
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
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
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
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晁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
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
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
勃忿閱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

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給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
長史爲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
子顗

顗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
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
勃貴顗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
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內行甚脩事母
兄孝友兄昂一名顗亦退素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不
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
直郎竝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顗

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
次黜辱顗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
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
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
樂藏爲武康令以顗從役到建鄴楊州別駕陸任以書與
吳興太守柳惔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惔大慙即表停之卒
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憲字彥璋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帝與
憲甚綦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

彥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更其
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
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
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
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爲晉安王後軍長
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充州憲仍留爲冠軍長
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爲有
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
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
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

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憲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具建康三縣
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
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
柳津對景盟歆景知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
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
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
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
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臺
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

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
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
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
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
密銜之又勸張嶮立義後得殺之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散驃騎諮
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宋武帝拔爲鎮軍行參
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
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
書具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

官後爲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
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疏糴務存儉
約子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兼明筭術爲
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
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
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隨王
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委
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遷左衛將軍
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

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
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夜成然後起牛餓
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
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
爲不可唯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
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竝謂
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
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
傾倒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乃爲劭長子偉之甥湛第三
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殺湛直上省

聞叫乃匿傍小屋劬遣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即殺舍吏乃得見湛湛據窓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恁怒慙慙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恁位著作佐郎恁子數

數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楊丞時表粲爲尹見數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數庶祖母王氏老疾數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

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
褚彦回爲衛軍重數爲人先通意引爲長史隨府轉司空
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
部郎高帝即位數以祖母久疾啓求自解初宋明帝敕數
出繼其叔憐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
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
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數一
人傍無耆屬數宜還本若不欲江憐絕後可以數小兒繼
憐爲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
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數還本家詔使

自量立後者出爲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
通臧利武帝遣信檢覆數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
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數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
乃釋永明中爲竟陵王司馬數好文辭園基第五品爲朝
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三郡太守復爲侍中
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數今重登禮
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
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
納言上曰數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
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

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
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
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敷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
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
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
敷風格不爲權倖降意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
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敷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
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
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倩啓遵敷命不受
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倩

蒨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爲國子生舉高第起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梁武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談之爲郡蒨拒之及建鄴平蒨坐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子繇求昏於蒨女不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竝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

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
悅故勉斥泰爲之舊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
謂勉云江舊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舊有眼患又不悉人物
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舊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
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舊弟曇字彥德少學涉
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

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
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廬
陵威王續代爲荊州留爲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荅
書乃致恨祿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

迨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爲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并絜皐木人賦敗船詠竝以自喻子微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爲戲禱子紉

紉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禕患眼紉侍疾將晷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紉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禕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

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徐州召爲迎主簿絳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絳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乃卒子摠

摠字摠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吳平侯蕭勣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爲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摠預同此作帝覽摠詩深見嗟賞轉

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
南陽劉之遴竝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
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
侯景寇建鄴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
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脩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
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爲始興內史會魏剋
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
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
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
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摠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

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旣當
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
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
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輕以罪
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爲自序云太建之時
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
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
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
秦王文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竝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

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爲其首同侶未及
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爲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
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己聳動愧慙形於容貌論
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羣
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咲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
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
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
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
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
上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

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后筠之女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鑒早孤智深養之如子鑒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道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竝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入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覬之亦

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
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
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
秉之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
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遂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
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奏軍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吳
令元凶殺徐湛之子徽以黨與見誅子謚

謚字令和父徽遇禍謚繫尚方末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爲
千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爲兗州謚傾身奉事爲帝所待
即位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謚再遷

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臯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臯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各臯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謚情款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死爲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帝領南兖州謚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游擊

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
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
疑貳謚獨竭誠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爲黃門侍郎領尚
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謚所建也事寧遷吏
部郎齊建元元年位侍中旣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
謚爲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爲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閣用
文武王帥悉以委謚尋敕選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等
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
帝崩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即位謚又
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

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謚爲鎮
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
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
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罍盛藥鳩之子介建武中爲吳令政
亦深苛人門榜死人髑髏爲謚首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
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
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
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
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弈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摠

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爲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
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蹤古烈令和窺覘成性終取蹟於
險塗宜矣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南史三十



李

延壽

沈慶之

孫昭略從子攸之

子文季攸之從孫僧昭

弟文秀

宗慤

從子夬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龍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

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率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失律

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爲孝武撫軍中兵
參軍孝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
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
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
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
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
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
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大羊諸
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
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

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竝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慶之失利而反令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慶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礪礪必走滑臺下戎易可覆拔剋此二戎館穀弔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

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
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碣磔仍領斌輔國司馬
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
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
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碣磔慶
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竝宜留斌復問計
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
節下有一范曾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
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
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戎碣磔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

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謹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竝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摠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

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是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峻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齊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峻何不拜謝峻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既集假慶之為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勸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

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兖州刺史
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
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
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
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
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
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固讓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
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

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
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漸造
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
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
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
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
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
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
讓爵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
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卹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

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閤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

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
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匕筋及杆杓上以
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
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
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即令顏
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
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
坐竝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竝受顧
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
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幟車左

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詎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挿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慶之旣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

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爲劫首者數十人士悉患之
慶之詭爲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
廢帝狂悖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
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
之爲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惣統衆軍
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
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
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
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
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

美及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太尉如故給輿輅輜輶車前
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侍
中司空謚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從姻
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
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
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
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
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
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
昭略

昭略字茂隆性狂僇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
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
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
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王約柰
汝癡何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即位謂王
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
欲遣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
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
以卿爲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
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

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爲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荅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荅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爲又絕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碁在宋封山陽縣王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

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彥回求幹事人爲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

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爲侍中
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
縣侯文季夙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
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
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
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
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
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
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

事見原後豫章主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並善琵琶
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
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
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
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
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
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雋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
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
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
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建

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爲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
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末元元年轉侍中左
僕射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
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
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
引以佗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
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
十爲貪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荅未幾見害先被
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於華林
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
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
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不從及
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
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
竝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之便歸命請罪即
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
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
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爲魏
所尅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宋衡陽王義季
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
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
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歎曰
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
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授南中
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
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時都下
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遠永初以後罷省
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璠掌南岸後又

罷攸之遷貞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
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貞爲慶
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
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竝爲
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
帝即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
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
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爲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
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

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失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竝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竝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撫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旣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且進戰自寅訖午大

破賊於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
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師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
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
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加都督袁顗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
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
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
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
衆而奔顗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
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

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
劉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
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為政刻
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
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園捕往
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圖守賦斂嚴
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
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
之與蔡興宗竝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
土搔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

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伏攸之割留之簿上去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檢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

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怒索刀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

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
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
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軀
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
廢帝剗斫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
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
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夏皇
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
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

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
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
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
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
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
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
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鱗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
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牠薦食旣而村人欲
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
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

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
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沒倉曹
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
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荅曰樂廣有
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懽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
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
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
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
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
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

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
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荆
三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
明中卒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
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
若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
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
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
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
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

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首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帝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挂陽以太白

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
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
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
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
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荅曰士爲知己豈爲君輩所識遂
伏誅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
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竝養之宮中
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
弟雍之孫僧昭爲義興公主後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
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

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
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
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
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
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荅曰國家有
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
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
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
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
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必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少文旣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慤知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

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
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
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慙慙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
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
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慙以爲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
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
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慙一毫無犯唯有
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慙
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孝武即
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

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殖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眄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腳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

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慤從子史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

參軍史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爲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

良集學士於西邸竝見圖畫史亦預焉齊鬱林之爲南郡

王居西州使史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

和通敕史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

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史仍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史

頗自踈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

其災唯史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爲郢州中從事以

父老去官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引爲別駕梁武帝起兵遷

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竝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薨伐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夬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八

李

延壽

柳元景

元景第子世隆
憚子偃偃子盼

世隆子倓
憚弟澄

世隆子倓
憚弟澄

世隆從弟慶遠
津子仲禮

慶遠子津
敬禮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
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
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
有器質荊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
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
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爲罔

罔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爲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參軍龐李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

入盧氏以爲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
乃東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
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
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
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大守
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旣到謂安都曰卿
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並造陝
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
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
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

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堦鰲解所帶鎧唯著絳袖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拔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勦敵在前堅城在後是

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
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
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
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
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
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
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狐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
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
胡谷南歸竝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時
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遷再出北

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

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
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
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荊州後患稱爪牙
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
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
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爲領南
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竝反王玄謨南據梁
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求益兵
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
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

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
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
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
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
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
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
中驃騎大將軍南充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
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
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
十人固辭班劍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

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
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
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衆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
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
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
賣菜得錢三萬迭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
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
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
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
元景等竝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

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
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悻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
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
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
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
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
受戮容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
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
宗成宗秀宗至是並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
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

景少子承宗嗣宗子暮竝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爲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麟位建威參軍事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

來復是三公一人爲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爲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爲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爲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閭竝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閭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爲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爲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爲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爲長史與世隆相

遇甚懽齊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都下
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
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
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
武帝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
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
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
孫同等以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
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
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

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接軍消息內外竝喜郢城旣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羗胡伎汴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人人叛遣十人追竝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

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慮斬
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攸之已死
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爲吳郡太守
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祚起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進爵爲公上手詔司徒褚彥回甚傷美之彥回曰世隆事
陛下在危盡患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
增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
啓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南兖州刺史加
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

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
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
軍王儉脩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
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
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
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
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爲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荅曰
司馬公所爲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
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摠督伐蠻衆軍仍爲湘州刺史
加都督至鎮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興生爲御史中丞

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爲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
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
瑣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
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
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班
劍二十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
履十往五往常坐一廡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
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
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惔

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

南史列傳三八
九
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
世隆宅世隆謂爲詣邑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悅遣
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
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
豫章王疑曰悅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過麗後爲巴東王
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悅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悅知將爲
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
免建武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梁武帝起兵悅舉漢中
以應梁武受命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
懷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

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旣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
數帝因勸之酒惔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
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爲詩貽惔曰爾寔冠羣
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惔曰罰不及嗣賞延
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
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
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視僕
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夫
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

得留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
襲爵曲江侯

惔弟惔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居
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初宋時有嵇元榮羊
蓋者竝善琴不傳戴安道法惔從之學惔特窮其妙齊竟
陵王子良聞而引爲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歎
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
園有晉大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惔惔彈爲雅弄子良
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
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爲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申

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建鄴憚候謁石頭以爲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帝從之徙爲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憚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憚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秘書監右衛將軍

再爲吳興太守爲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
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惲父世隆彈琴爲
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恩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
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
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
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
絕停輦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
爲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
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弈碁使惲品
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碁品三卷惲

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
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杖龜經性好鑿術盡
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
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衆咸
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
內史卒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
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
爲有司劾免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
鑒識自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爲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
禮位度支尚書陳亡入隋爲岐州司馬惲弟愷

愷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梁武帝舉兵至姑熟
愷與兄憚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愷與諸人
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愷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
有追堪憩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
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爲中庶子時
人號爲方王後爲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愷
帝曰柳愷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爲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
得已以爲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爲政益部懷之
愷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閭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

及居喪以毀聞仕齊爲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
山陽由荊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未定
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
帝穎胄從之以忱爲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
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從
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及梁
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祕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
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諡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
第二兄惔第三兄憚第四兄澄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爲
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南史列傳三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爲
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
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爲襄陽令
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紀暉言慶遠武
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慶遠謂
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
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
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爲
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火衆竝驚懼武帝
時居宮中悉斂諸門簾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

見任如此霸府建爲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
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
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
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
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詠之累遷侍
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爲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
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
武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卬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
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
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卬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
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
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
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
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踈朗初簡
文帝爲雍州刺史津爲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
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
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
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
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

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
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揔督景素
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
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
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
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
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
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很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
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旣忿歎
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自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

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
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
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軍
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憂
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
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
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主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
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
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
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熟

聞臺城陷乃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
辯趙伯超竝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
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
禮仲禮等入城竝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旣而景留
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
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竝以相付
及至江陵會岳陽王啓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
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
乃以別將夏侯強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
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暹暹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

王叔孫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太守置拏於安陸
而以輕兵師于滌頭將侵襄陽岳陽王啓告急于魏魏遣
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滌頭大敗并弟子禮沒于魏
魏相安定公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略賣人爲百姓
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
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
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質以爲護軍將軍
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
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

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
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
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
天乎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
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子門
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應天
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三十九

李

延壽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勸

子俊 懷弟繪

孫孺

覽

遵

俊弟子苞

繪子孝綽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宦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爲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武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

命漏刻主上曾不決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

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
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
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
琰少爲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
元年累遷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
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爲
荊州會稽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爲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
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
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

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
漸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
罪勛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
和雅靜素寡嗜慾諳前世舊事事冗甚謹少以名行見稱
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
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彥回並相與友善

劉勔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守
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城令稍遷
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
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

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
沈伐陳擅不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
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焉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
帝即位爲屯騎校尉又入直閣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
王子勔爲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
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勔還都復兼山陽
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
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
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竝忿廣之貪冒勔以法裁
之勔懼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

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鄴陽
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
中領軍勔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栖
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
顧命以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
元微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
心行己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
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加勔使持節鎮軍將軍
置佐鎮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
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戰敗死之事平贈

司空謚曰昭公子悛

悛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
爲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竝爲宋明
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
劉忱爲臨讎改名悛焉齊武帝嘗至悛宅晝卧覺悛自捧
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
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悛脩未畢而江水
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
興六世同爨悛表其門閭悛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
田儻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儻出謁至

是又謁悛明帝崩表求奔赴輟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航戰死悛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頂復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齊高帝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殷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摠衆悛初免喪高帝召悛及弟暄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過悛驩宴叙舊傳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

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
劉劭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晉意也
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悛謂曰君昨直邪悛曰僕
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
卿昔在中華門荅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門
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荅遷太子中庶
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
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悛父劭討
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悛步道從壽
陽之鎮過劭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壘

甌山銅鑿鑄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

幸浚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浚菟皮裘

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浚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

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浚曰此况卿

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

適浚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

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

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

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

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

吳國之關奧此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
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
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
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
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
爲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
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
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
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
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

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宴駕事寢永明八年懷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

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
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
悛旣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
二州領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
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
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
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
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
馬都尉悛歷朝見恩遇高帝爲鄱陽王錡納悛妹爲妃明
帝又爲晉安王寶義納悛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

南史列傳二十九
反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俊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
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
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動至曲阿而卒贈
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諡曰敬子

子孺字季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
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爲義興郡講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
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
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
聞其名引爲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
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爲李賦受詔

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爲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入爲侍中後復爲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

再暮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竝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賾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與內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爲左丞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爲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

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殯
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
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
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
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鵠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
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
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
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俊弟子也父愷位太子中庶子苞三
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俊繪等並顯貴其

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
心中悲耳因而歔歔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
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
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竝扇席溫枕叔父繪常歎伏之
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輯筐篋盈滿
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太
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竝以文藻見
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
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
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

歎惜之

繪字士章愷弟也初爲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爲不
亡也及豫章王疑鎮江陵繪爲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
禮時琅邪王綱爲功曹以吏能自進疑謂僚佐曰吾雖不
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性通悟出爲南康相
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
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君闕里繪嘿然
不荅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
子祭酒何胤撰脩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
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

彌爲清綺而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疑欲求葬之召繪爲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疑歎曰祢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携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兄俊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卽位爲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暉妃俊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

服闋爲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
起兵朝廷以繪爲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
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
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
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

孝綽字孝綽本名丹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
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
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
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
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

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爲太子僕掌東

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妹字為姝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荆雍乃與書論

共治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
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
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爲籍田詩又使勉先
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爲西
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
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
得志後爲祕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
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杖氣負才
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叟
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

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
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
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
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竝能屬文近
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嶷一
適東海徐悱竝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
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
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字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
時人號曰皮裏畜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爲湘東主所善

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
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已應曰鄉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
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竝工屬文孝
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
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
綱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及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遷
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爲中書郎以公事左遷
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
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出爲臨海太守時政綱踈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
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
清元年出爲豫州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
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
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
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
子朝夕共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
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
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爲尚書僕射
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省之以爲司徒右長史第六

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
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
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
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
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黃
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溫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所
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
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
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

令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
璵乃密使媼姊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
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
之璵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
立孝祖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勔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言行
已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
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
乎孝綽中書為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三十九